### 考驗體能的藝術烏托邦 - 荷蘭烏若藝術節 (Oerol)

# 泰斯海靈島(Terschelling)印象速寫 -

泰斯海靈島是位於荷蘭北方瓦登海(Waddenzee)中的一個離島,距離阿姆斯特丹約136公里,整座島是由自然的沙地構成,因為長時間的累積而逐漸在沙上長出植被,而後生出泥土與林木,但整座島仍是一個完全以沙為根基的島嶼,並且因為海水的沖刷,每年皆緩緩地向西南方移動;由於其地域生態的特殊性,整座島長期被規劃為保育區,島上居民早期以善於利用從北海沖積而來的物品,轉換為豐富的生活資源為名(如把船隻的殘骸改為房舍),現今島上居民則以觀光與畜牧為主業,島上盛產的農作物為蔓越莓,用以製造各種產品。





登島後即可見因沖刷而積累出的大片潮間帶, 滿潮時,海水蓋滿這張照片上所見陸地部份, 船隻正常浮載於水面,退朝時,則有大片陸地 露出,一天之內的海岸線有著非常大的變化。



島中央有陸地草原的地方,處處可見這般宛如 windows 開機畫面的藍天綠地美景,島上畜牧了 許多牛、羊與馬;可能因為離島地形關係,雲 霧凝聚得很低,常會有天空特別大的感覺。

# 關於烏若 Oerol -

烏若(Oerol)在泰爾斯海靈傳統語 言裡意指「到處」(all over),傳統意 指在每天初春時,島上的牛隻可以在 島上各處肆意地吼叫並吃食所有可見 的草地,這個傳統一直維持到道路開 始開發,在二次大戰德軍入侵後宣告 終止,為了紀念傳統並延續當地文化



烏若藝術節沿用了這樣的精神 - 俯拾即是!(everywhere!)

荷蘭烏若藝術節(Oerol)創辦人 Joop Mulder,在 70 年代來到了泰爾斯海靈島,當時他執行的為地景工作<sup>1</sup>,進而思考把藝術納入讓更多人看見的可能性,如今,烏若藝術節已邁入第 33 年,在這距離阿姆斯特丹 136 公里的離島上,島上常住居民不到 5000 人,在藝術節的 10 天活動期間,湧入至少 5 萬名的慕表演藝術之名而來的觀眾與旅行者們,島上變身成為戲劇、舞蹈、音樂與街頭演出的獨特大自然舞台,人們可以騎著腳踏車,在村落裡、海灘上、森林中、穀倉、船屋、山稜、各種地方,甚至非一般路徑可達的地點發掘、觀賞演出,每年藝術節期間,島上約有 60 處地方會成為演出的舞台,其中包括因應藝術節而搭建的空間、以既有空間改造的小型劇場、或是直接利用大自然地景融入其中演出的節目,一個在面積 88 平方公里小島上的轉變,就如同藝術節宣稱的「奇特現象」(Phenomenon!)。

## 2014 Oerol 節目規劃 -

藝術節節目規劃分為劇場演出(theater)、探險路線(expeditie)、街頭演出(straattheater)、音樂(Muziek)等四大項,在為期十天的藝術節當中,在約70個不同性質的非傳統劇場空間,進行超過800場的演出活動。

由於島上能夠負荷的人數,以及相對 應的食宿有限,因此在藝術節十天內(6/13-6/22),所有前往泰斯海靈島的旅客必須購買



藝術節手環才能登島(entreebandje,成人預購 20 歐元/現場 25 歐元、小孩預購 6 歐元/現場 5 歐元) ,島上主要交通工具為腳踏車,憑手環可參加藝術節中的免費節目與裝置,以探險路線、街頭演出與音樂為主,劇場演出的節目基本上皆為售票節目,平均票價從 13 到 17 歐元不等,藝術節節目整體價格非常親切,當然,每個因為藝術節來到島上的觀眾,會有食住行等相關的費用產生,除了在樂團演出場地裡的酒食吧台之外,藝術節幾乎是把生意留給當地的居民來經營,也因此藝術節的十天期間,成為了居民

一年中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。



\*\*\* Coverage of the control of the c

<sup>&</sup>lt;sup>1</sup> "Landscape",荷蘭地處低窪長期與海爭地,而發展出極具規模與系統的地景建設專業,其中可指涉造地、規劃、保持等水陸相關廣大範疇。

登島手環以及便於攜帶的全島演出裝置地圖,節目手冊中附有島上各點之間的交通時間估算表。 以下分項敘述各節目大項的規劃,以及本次觀賞烏若藝術節各項節目的心得:

## \_劇場演出(theater)

這是整個藝術節當中我最期待的部份,因為每一次的觀賞經驗,都在不同的大自然環境當中,因此除了節目本身的演出,環境的體驗也激發了每次觀賞的全然感受,節目種類非常多元豐富,基本上要看完所有節目是相當困難的,同時也因顧及演出過程與觀眾之間親密的互動,以及維持環境的平衡,除了幾個比較大型的節目,基本上每場演出票數約限制在50人左右,因此在票數、重疊的演出時間、交通時間等變數的抉擇上,這次我總共看了7場演出,簡單描述如下:

### FlyLand /

### David Middendrop/Korzo producties

這是我看的第一場演出,也是烏若藝術節給我的第一個震撼教育,完全感受到藝術節的硬蕊風格,怎麼說呢?這場演出時間在晚上 11 點 45 分以及凌晨 12 點半,它的地點並不是位於一般腳踏車的主要路線上,而是在一條蜿蜒的山丘道路中的某個點上,因此即使我依照的藝術節建議的路



線時間提早了十五分鐘出發,但因為沿路幾乎沒有路燈,在黑漆漆的一片樹林之間,僅靠著腳踏車的頭燈找路,後來柏油路面也消失了,非常吃力地騎在帶有些許草地的泥路上,最後只能下車推著走,終於到達時也已錯過原本要看的第一場演出時間,而改看第二場凌晨 12 點半的場次,從入口到實際演出的場地,還需要走個 10 分鐘左右,因此等到真正開演,已經是將近凌晨一點鐘,在這之前藝術節的人已經有提醒過晚上風大,要注意防風保暖,我隨身攜帶了防風雨衣,卻沒料到夜間氣溫下降得極快,我與同行的科威特友人(兩個來自熱帶國家的傻瓜),冷得直打哆嗦,只得找了個旁邊沙地凹陷的半弧洞穴,以接近凍僵的狀態看完演出,然而這演出實在不怎麼樣,跟自然環境也沒有太大的互動,兩個人邊找著原路回去邊咒罵(順道一提,從演出場地回到我們住的地方,大概又騎了 40-50 分鐘的腳踏車),開玩笑說第一發就踩到藝術節的地雷,也是滿難能可貴,然而當時的感受經驗,那種瞬間似乎就要在荷蘭離島荒原上迷失的驚嚇(當時心中想著這藝術節根本就是生存遊戲嘛),實在是其他藝術節不會有的體驗,也讓我一輩子印象深刻;之後的觀賞的節目內容則像倒吃甘蔗,越來越精彩。

### Atelier Oerol I

#### Over HET IJ Festival / OPMAAT

行之有年的烏若工作坊系列節目,是一個全天包含六個節目的單車行程規劃,由藝術節專人帶領觀眾,並帶簡單的解說與分享,讓觀眾深入了解年輕藝術家的創作與想法。這六個藝術家是在 2013 年秋天,由烏若藝術節以及位於阿姆斯特丹的 HET IJ 藝術節共同選定(以船廠的城市景觀為主旨),讓這六位藝術家在不同的環境中各自發揮,並且各

自互相串連,成為一個前後關聯的整體創作呈現,比較可惜的是因為語言問題(文字串連的部份皆為荷語),因此我無法完全理解每個作品之間的關係。

在這系列作品中,我最喜歡的是有默劇 背景的 Johannes Bellinkx 所做的望遠鏡作 品(右圖),觀眾頭蓋黑色大幅布幕,從 設計的望遠鏡開始看眼前框架裡的風景 透過望遠鏡每次的移動(三排同時),視 線從近處的山丘移到遠方經過的船隻, 拉回眼前分落出現了一隻鞋、一隻死野 雞、男子爬樹瞭望等,一幕幕不同視野 的移動,加上演員道具精準的在丘陵上 的置換與動作,型塑了一種同時具有劇



場與電影語彙的臨場抽象默片,觀眾以各自的想像力,將眼前的畫面落成自己的故事;來到傾斜的草地中,觀眾被邀請入座在草原中四散的木椅上,打開椅子下方的木盒,看著上面祕密般的文字,並被邀請寫下對應的文字;從沙灘一路舞到沙丘,每個動作都帶著沙塵的延展,在沙上這柔軟的表面舞蹈,怎麼摔跌都看似舒適,但柔軟的沙面卻也吸著舞者們所有的氣力;跟著一個老年人穿過沙丘,一旁跑出了小男孩,他們共同展示青春的兩種樣貌;我們來到似乎是牧場觀光的一角,兩個觀眾自願上台回答問題,看似畏懼地越過牧場邊緣濕漉的泥濘,逐漸爭吵起來,最後在兩人褪去所有衣物,胡鬧般的性愛場面後,轉入最後一場演出;在一整天的節目當中,每場演出都有出人意外的小驚喜,也感受到藝術節對於培養新興藝術家的承諾與努力。而在體能訓練上,這個節目也堪稱是飛輪訓練課程,在七個小時之內,到六個地點看六個演出,當天的路線對照起來,大約騎了40公里以上的腳踏車程,繼前一晚的震撼教育後,我又一次地領教到烏若藝術節的厲害。





### Demarrage

### Charlotte Caeckaert (BE)

取自聖女貞德的文本,在原野之間進行著男與女,權力之間的哲學辯論,全劇以荷語進行,因此我只能從演員互動的眼神肢體揣測,雖然無法了解全貌,但由於演員的專注力,仍有力量吸引著我



到劇終,這個演出最特別的地方,是在劇終結尾時,領著所有觀眾來到一片以鐵架鑄成的馬型裝置,並邀請觀眾坐上這些馬,前後大力搖動彷若往前狂奔,演員們大聲叫囂之外,還時不時用力推動觀眾坐著的鐵馬,觀眾們都十分開心,露出好像小時候在



比擬真馬尺寸的鐵馬。



以貨櫃作為演員化妝休息室。

兒童樂園的玩樂神情。

# Break A Legend /

### Dudapaiva Company

樹林中的大型偶戲謔劇,也是移動式的表演,最後一幕的舞台背景是一個天然的泥牆,成為演員快速換裝與預備位置的屏障。二男一女演員分飾年歲已長體型各異的老女人,透過尖聲歌唱與身體表現之間的對比,頻頻引得觀眾大笑;由於演出有大量歌唱等聲音表現,音響技術人員是手持iPad,全場從觀眾後方控制的。

Like 4 real / Ish I.S.M. Dadara



Buzz Aldrin waar ben je gebleven?/ Toneelgroep Oostpool





來自阿姆斯特丹的舞蹈團體,從樹林舞到沙 地,綜合東方文化的意象符號與街舞身體。

## 戴上耳機 詞,最後還

# 與搖滾樂團

# Rooftoptigerrr

# Rooftoptiger (BE)

這是本次藝術節看到我最喜歡的節目,入場時由波西 米亞風格的演員,帶領大家搭上前往烏托邦的飛碟船 觀眾被分成五人五人一組,坐入由機械輪軸構成的飛 碟船,飛碟的結構為觀眾入座的外框轉盤,以及演員 分組表演的中心轉盤,當船長一聲令下,兩個轉盤同

時轉動,觀眾開始進入前進烏托邦的旅程,每轉一次就會到一格不同的演出內容,有 窯烤烏托邦 Pizza(每人選一個想要帶到烏托邦的情緒,例如興奮是辣椒、喜悅是番茄等, 並可以品嘗上一組烤出的 pizza),有火柴盒繪畫創作,有諷刺未來烏托邦是由 Esso 石 油米其林輪胎等等大型公司贊助的風扇裝置,或是被邀請到小女孩的帳篷裡聽她講述 來自未來的故事書等,最後觀眾轉向往外,雙腳懸於空中,轉盤以最快的速度旋轉, 再一次地,現場每個人似乎都回到了小孩時期的快樂時光;值得一提的是,當我跟另 外四個荷蘭當地人分成一組時,我在自我介紹時用英文說明,我並不懂荷蘭文時,大 家的反應非常友善,告知我我們這組都可以用英文進行,不懂的地方也要我可以隨時 提問,當演出一開始船長在介紹這艘飛碟船時,跟我同組的人以輕聲但清楚的音量翻 譯給我聽,而當我們每次轉到一個不同的演出,他們也會一起跟演員說,我們這組有 來自台灣的朋友,希望用英文進行讓我可以參與,而所有演員也會立刻轉到英文模式, 似乎毫不影響他們表演的功力以及台詞的表達,讓我非常感動,真的有一種來到烏托 邦的感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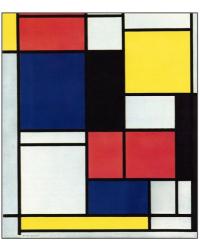
## \_探險路線(expeditie)

以自然中的裝置為主,一共 24 組作品,以各種形式散佈在島上 23 個點上,觀眾可循藝術節地圖,尋找各處的裝置探訪。

### Wadland

由藝術總監 Joop 策劃製作,以荷蘭現代藝術風格派(De Stilj) Piet Mondriaan 的畫作為靈 感,同時結合地景工程,在泰斯海靈島的最西邊新生地帶的作品,邀請觀眾著不同顏 色的上衣,在地景上詮釋畫作,裝置是由藤類植物以特殊編法製成,在潮汐之間以其 結構將土留住,慢慢增加下方土地的厚度,不僅展示美麗的地景藝術,更實際地進行 向海爭地的行動。(下圖為現場照片與原畫作對照)





De Passage



同為位於西邊的新生地帶,猶如一條時間 長廊的裝置,沿途裝設小喇叭,走在步道 上的同時,也可聽到耳邊細細私語的分享, 觀眾也可坐在架設的帆布中,享受極為私 密的自然互動,而每張帆布架設的位置, 都會看到不同角度的風景,隨著早晨、中 午、傍晚或夕陽時分,天空多樣的雲彩光 影變化,不論任何時候,都是一個絕妙的 放空角落。







\_**街頭演出(straattheater)**:以馬戲、體操以及當地/學生團體居多,固定在島上三個較大的城鎮街頭,定時做短時間的演出。

## \_音樂(Muziek):

多以荷蘭當地的樂團為主的免費演出,地點固定在 Westerkeyn 與 De Betonning 兩個大型場所,Westerkeyn 位於島中央,是藝術節的中心所在,De Betonning 則位 於島西邊,平時用來放置船隻水陸用的交通號誌,參 加樂團免費演出的,則以年輕人居多;音樂節目中也 有一些是售票音樂節目。



# 從數據看看 Oerol -

觀眾人數	約5萬人	售票數	130,026		
上座率	N/A				
製作(theatre)	41 個	國內製作(theatre)	36個	國外製作(theatre)	5 個
装置(expedition)	24 個	國內裝置(expedition)	20 個	國外裝置(expedition)	4個
製作(街頭)	28 個	國內製作(街頭)	24 個	國外製作(街頭)	4個
製作(音樂)	23 個	國內製作(音樂)	23 個	國外製作(音樂)	0個
演出場次(theatre)	591 場	演出場次(街頭)	約200場	演出場次(音樂)	32 場
演出場地(theatre)	38 個	裝置場地	24 個	演出場地(街頭,音樂)	3大區

## 獨一無二的烏若藝術節 - 訪創始人 Joop Mulder

初到烏若藝術節,雖然已經知道這是一個生態保育的小島,仍對映入眼簾的自然美景感到十分驚艷,在喧囂的現代生活之外,泰斯海靈島擁有一種遺世的孤美,滿溢在整座島上,除了對俯拾即是的自然景觀讚歎不已外,立刻也感受到在島上移動的體力考驗,島上基本的交通工具為腳踏車,想要體驗遍佈全島的演出與裝置,需要一踏一腳印地騎出自己的探險路線,每天的單車行程少則 20 公里多則 50 公里,並一視同仁,藝術節接待人員還會半開玩笑地,替每個剛到島上藝術節的初生之犢,估算你/妳每天可以負荷的公里數,來自各國藝術節的總監或文化機構代表,人人都推著一台腳踏車行動,也常看到大家累得說不出話來的神情,堪稱另類的魔鬼訓練營,這樣結合景觀與身體的特別體驗,也密切地呼應了藝術節的主題:"Sense of Place<sup>2</sup>",並成為烏

\_

<sup>&</sup>lt;sup>2</sup> Sense of Place 為建築、地景等經常使用的名詞,可翻譯為在(土)地意識、地方感(情)等,可解釋為音生活環境中的經驗累積所產生的熟悉情境,使居民從中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,也可解釋人們對於所接觸到的自然環境,其所感受到、觸動到的情感投射等文化廣義。

若藝術節特有的文化精神,而這一切一開始的推手,就是開創環境劇場的先鋒者 – Joop Mulder 先生。

跟 Joop 相約的那個下午,是在藝術節正進行的時間,他想必非常地忙碌,但仍願意撥空接受我的訪問,他蓄著已漸灰白的鬍髭,穿著十分輕鬆,說到藝術節的開始,他告訴我他一開始是做地景工程的,在 70 年代來到泰斯海靈島,當時他想,既然我們都已經在做這樣的地景工作,為何不同時把我們的工作,用藝術方式呈現給大眾了解呢? 這樣的想法,成為烏若藝術節的開端。如今藝術節已邁入第 33 年,現在他已經將節目挑選規劃的責任交給了 Kees Lesuis,他自己仍繼續從事地景工作,每年他都會根據島上的地景變化需求,設計不同的作品,也讓他在每年的藝術節,持續充滿新鮮與創作的泉源;他說:「我們荷蘭的地景創造與工程技術堪稱全球第一,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,轉化為藝術作品我有絕對的信心,而藝術與經濟,就像心與頭腦的關係,必需要在一個平衡點上,沒有誰先誰後的順序問題,保持平衡,是唯一的方法。」

當我問到 Joop,對他來說什麼是 Sense of Place? 他突然起身,邀請我坐上他的車:「我帶妳去一個地方看看,或許這樣妳比較瞭解。」我們從位於島中點的藝術節辦公室往西開,路上 Joop 不斷地跟所有遇到的人打招呼、開玩笑,我們一路開到島最西邊的一片新生地,他向我解釋整個島成形在沙上,由於海水不斷地沖刷,島的東北部一

直被侵蝕,而島的西南部則有堆積的新生地產生,因為這樣的地質運動,泰斯海靈島每年其實都在往西南方移動,新生地上則慢慢長出植物,他指著沙地上不同植被顯現的綠色,告訴我比較深色的草綠,下方的土穰大概是十歲大,一些小沙丘型上有較稀疏清脆的草,則大概是五年,我們沿著這片新生地散步了一會兒,他說他很喜歡來這裡,尤其是冬天,他覺得很像走在月球上,然後他拔起腳邊的小株海草讓我嚐嚐,口感接近蘆筍而帶淡淡海鹹味,也讓泰斯海靈島在我心中,劃下完整感官的地方體驗。



# 從環境而生的文化創造,型塑永續發展的良性循環

這樣的自信與文化,也延續在藝術節的規劃上,33 年來,藝術節都維持在六月中旬的10天,因為這是島上活動最青黃不接的時候,因此 Joop 的第一個想法,是希望在這段時間為島上帶來活動,而這些活動,讓來的人得以透過不同的方式,認識泰斯海靈島,Joop 很直率地說:「沒有藝術節活動,人們可能來一次就不來了,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已經知道這座島長什麼樣子,但透過藝術節活動,我們讓來的人從不同的故事看到島上不同的面貌,讓他們有了屬於自己、也能跟別人分享的體驗,那這座島對他們來說,就每次都不一樣了,並且他們也能持續看到這座島的地景變化。」而在以文化藝術創造觀光效益的同時,烏若並不為了賺更多的錢而改變日期,或是把演出場地變大,33 年前的演出場次並沒有跟現在相差太多,Joop 說:「藝術節就是在這個時間,一

向如此,想來的人,他們自然會找出變通方法,也因為這樣,我們才會吸引到真的屬於藝術節的忠實觀眾。」當我詢問藝術節的時間為何不往後拉到七月份,在更多人以及學生進入假期時舉行,一位從藝術節創始即擔任志工至今,笑稱自己是 Joop 專屬司機的大叔說:「我們不需要為誰改變什麼,那些人來也只是想躺著不動。」

的確,藝術節期間,所有我碰到的人們都非常友善,餐廳並不哄抬價格並且統一, 所有的物價保證與平時相同,這是居民自己共同達成的共識,藝術節的觀眾總是自然 而然與身邊的人開始聊天,並互相交換觀賞節目的心得或推薦,由於為了節省住宿費 用(島上住宿幾乎半年前就訂購一空,價錢平均約為 60 歐元/人/晚),我在露營區搭設帳 篷住宿近一週,晚上在火堆區總是會有吉他彈唱,充電區大家也很放心地把手機電器 等,就放在那兒充電,沒有聽說任何偷竊事件,爾後我向人詢問,這樣的一個人與人 良好互信的關係,有如烏托邦的狀態,是烏若藝術節特有的景象,因為在這個時間來 到這個島上的觀眾,都是為了藝術節特別而來的,也會珍惜維護藝術節特殊的文化價 值,(當然偶爾還是有偷竊個案,據說小偷絕對逃不出這座島的)。

這個經歷讓我有許多的反思,尤其澎湖的賭場開發提案,或是大量開放陸客來台觀光,對比烏若藝術節的概念與實例,讓我思考著觀光雖然不可少,但在產值之外,對於當地要呈現如何的文化信念,以及來的人有什麼樣的特質,會對當地留下什麼樣有形無形的影響,實在是永續經營裡的一個重要環節,當來的人信任並尊重當地的文化,才能逐漸形成一個供給之間的良好循環,並且為當地帶來更多未來的可能性,經濟本不應限於貨幣的交換,環境、文化、態度之間的交流,更是應該納入考量的重要指標。

## 積極培養環境劇場人才,國際網絡以公共空間創作為連結

在培育人才與建立網絡合作部份,烏若工作坊(Atelier Oerol)邀請年輕藝術家加入,以一至兩年的時間,在島上學習地景文化並醞釀作品,並邀請相關領域的導演與創作者加入討論給予意見,最後發展為藝術節的工作坊系列節目(2014年共有6個節目),每個創作之間都有一些連結點,並特別安排為一整天的行程,觀眾跟著藝術節工作人員的導引,藝術家在演出前則有一些介紹作品的時間,讓觀眾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創作與想法;國際網絡上主要活躍的為"IN SITU",IN SITU 專門推廣劇場藝術在公共空間中表現的新形式發展,歐洲共計 19 國參與,包含近幾年十分積極發展環境劇場的北歐地區,並逐年交換藝術家與作品,2013年,烏若藝術節與網絡中夥伴共計發展了7個共同製作。

### 大量的志工需求,以及當地相關回饋機制設計

藝術節平時的核心團隊約有 11 人,藝術節期間則會增加到約 50 人的工作團隊,大部份為技術人員,志工則為 700 人,由於每個演出展覽地點皆不固定,且有些難以辨識,因此在路線上或演出入場處,需要大量志工指引方向或協助運送物資,在志工回饋方案上,服務天數較短的可獲得藝術節手環,服務天數較多(如 7 天),則可以優惠價購買演出節目票卷,服務期間,也能到藝術節餐廳用餐,但住宿則必須自行解決,

藝術節有許多資歷很深的志工,長期因為對烏若的認同而持續地協助藝術節各項活動;當地居民則可在藝術節票卷正式啟售前,提前以優惠價購買票卷。

## Oerol Pro - 專業人士規劃

在藝術節開始半年前,網站即開始開放觀眾與專業人士註冊,並有專門窗口(2014年為 Willemijn 女士)負責國外專業人士的聯絡,由於藝術節許多資訊是荷蘭文,Willemijn 於藝術節開始前兩個月,會定期 email 提供英文相關資訊供參考,而藝術節網站也讓專業人士提前進行節目訂票手續;藝術節期間提供國外專業人士 4 天 3 夜套裝行程(295 歐元),內含來回船票、藝術節專業人士手環、三晚船屋住宿(附早餐)、三晚在藝術節餐廳的晚餐、以及島上 4 天的腳踏車租借,由於是第一次到泰斯海靈島,島上資訊網路查詢幾乎都是荷蘭文,雖然有點超出預算,我與朋友仍決定訂購此行程,把時間體力保留給演出節目。Willemijn 是一個非常活潑並且細心的女士,她在港口迎接我們並把我們送到住宿船屋,藝術節手環、節目冊、地圖與訂購的票卷則已包裝好交給我們,她也一直很有耐心地回答我們各種如交通等等問題,每天下午,她會發簡訊給大家,說明今天何時在哪裡,會有非正式的聚會場合(unofficial drink),並邀請大家參加進行交流,藝術節也提供了一份所有註冊專業人士的聯絡名單,讓大家可以自行聯絡。

# 泰斯海靈島/烏若藝術節相關住宿、交通、雜記

從阿姆斯特丹到泰斯海靈島,需要先搭乘一個小時左右的巴士(單程約 20 歐元), 到達荷蘭北邊的港口 Harlingen,再搭船(快船約 40 分鐘 / 慢船約 2 小時)到泰斯海靈島,

島上移動方式以自行車為主,在80平 方公里左右的陸地面積上,皆有規劃 完善的自行車道路,每天帶著地圖出 門,都是一場新的冒險旅程,常常邊 騎著腳踏車,邊讚歎眼前的美景,老 實說,也常常在心裡哀號,估算下來 每天約莫騎30公里左右,為了省去運 送行李的麻煩,我選擇住在靠近港口 的島西邊,而藝術節的中心 Westerkeyn 則是在島中央,許多專業人士聚會或



是晚餐皆在此進行,兩邊距離約 8 公里,也就是說,每天的騎車距離,就是從來回 16 公里起跳,前三天看完演出或是活動結束,都是憑著意志力騎回住宿的地方,也經歷了只要一上腳踏車座椅,就有一種下半身撕裂的痛苦處境,這是出發前完全沒有預料到的,算是驚喜滿分的另類收穫。

住的部份,前三天我住在藝術節安排的船屋,船屋是與當地居民合作,把原本停靠的船隻內的房間,在藝術節期間出租,房間非常地小,放了一張單人上下鋪的床,以及一個小洗手盆,就剩僅容一人通過約一公尺的空間,,衛浴則是公用,有趣的是因為住在停靠在港口的第三排船上,進出都需冒著不小心就會掉到水裡的危險,爬躍過前兩排船隻的甲板進出,住宿費用每人每晚約70~80歐元,因預算關係,往後4天

我則準備了帳篷,轉往露營區紮營(每人每天約 10 歐元),露營是許多來到島上觀眾的選項,也因荷蘭是一個非常喜歡露營的國家,相關設施都規畫得很齊全,共用水槽部份,分有洗蔬果、洗碗、洗衣服的,并然有序且每位使用者皆很有公德心地維持,營地也都有柔軟的草地,雖然夜間還是有些寒冷(約 10 度上下),但整體來說露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。

吃的部份,島上一個套餐約在 14-20 歐元不等,一杯咖啡約是 2 歐元,全島基本上價格相當統一,不用擔心會因為自己是觀光客而受騙;有三晚的晚餐則是在藝術節的餐廳享用(一餐 20 歐元,有湯/沙拉/主菜/甜點),藝術節的餐廳每天要提供島上的藝術家、工作人員與志工,總共約1500 人的三餐,並盡量以島上生產的食物原料為主,是一個浩大的準備工作,在用餐時間,常會有人自發性地帶領餐廳的大家,熱情地向餐廳的廚師與工作人員鼓掌歡呼,以示感謝;島上的



主要幾個區中,也都有超市可採買食物,價錢也都與荷蘭境內一樣;令人印象深刻的食物,是生的鯡魚(Harling,每條約 1.75 歐元),肉質很新鮮,配上辣洋蔥,傳統吃法為直接整條吞下,成為我每天騎車需要補充熱量的必吃佳餚,寫到這,想到本次來烏若藝術節的憾事,是運動量如此之大,但我卻一公斤都沒有瘦,原因應該是荷蘭最便宜也最普遍的主食 - 炸薯條淋上厚美乃茲,其熱量之高導致我的瘦身幻夢破滅。

藝術節除了開始前就編排好的節目冊、以及手機 app 之外,藝術節期間每天都會有藝術節日報/電子報(免費取閱),即時報導藝術家與節目最新動態,也採訪觀眾參與藝術節或觀賞演出的心得感想,是藝術節期間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;滿有趣的是,一天 Willemijn 告訴我,因為今年是他們國際人士最多的一年,而且來自很遠的國家,有來自台灣的、柯威特的、以及薩爾瓦多的等,所以藝術節希望能夠訪問這些遠道而來的國際觀眾,也因為這樣的恰好,我還在一個小篇幅上,上了烏若藝術節期間最後一天的日報呢!媽!我上荷蘭報紙啦!

